



率性丛书 | 第一辑

《中庸》开篇谓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
“率性”意谓“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”（朱子语）。

率性丛书中的“率性”二字即采自这里。

性情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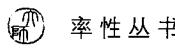
这套丛书，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。

世相中人

汪曾祺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

率性丛书 | 第一辑

世相中人

汪曾祺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相中人/汪曾祺著;汪广松编选. 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08. 8

(大师率性丛书)

ISBN 978 - 7 - 80186 - 867 - 1

I. 世… II. ①汪… ②汪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0449 号

世相中人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74 千字

印 张: 11.875 插页 3

印 数: 5 100

版 次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186 - 867 - 1

定 价: 26.00 元

前　言

十年前，我在上海宝山果园生活区。那段时间，是我读汪曾祺的小说、散文最多最集中的时候。后来，我就买了一本《汪曾祺自选集》。十年间变动很大，果园时期买的书绝大部分都在一次次地搬迁中逐渐散失了，而《汪曾祺自选集》一直留在了身边。

现在，我终于有机会来编一本关于汪曾祺的选集，这既是对自己多年来读汪曾祺的一些散碎想法的整理，也是对已逝时光的寻找和怀念。

汪曾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：1920 年至 1949 年。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家庭。祖父是清朝末年的“拔贡”，父亲中学毕业，性情温和，多才多艺。汪曾祺三岁时生母去世，后来，先后有两位继母。

在家乡，汪曾祺读完了小学和中学。1939 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，师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和学者。离开联大后在云南、上海做了几年中学老师，同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，引起文坛注意。

1948年3月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平，1949年1月北平宣告解放。这年春，他和施松卿结婚。

这头一个三十年的家庭和教育奠定了汪曾祺一生学问事业的根基。他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，在战乱年代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，殊属不易，又得遇明师，在动荡年代始终延续了一种安然的人生状态，从“十五有志于学”，走到“三十而立”。

第二个阶段：1949年至1979年。1949年3月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南下，同年5月，汪曾祺在武汉接收了几个学校，第二年回到北京，在市文联工作。1958年被划为右派，同年下放到河北。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，1962年调回北京，在北京京剧团工作。“文革”发生后，他被关进“牛棚”，接收“劳动改造”。

1968年因江青需要创作、修改样板戏，下令解放汪曾祺，但要求“控制使用”。以后，汪曾祺参加了《沙家浜》剧本的定稿工作，还参与了《杜鹃山》等一系列编剧工作。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汪曾祺还因此受到过“审查”，直到1979年他才真正“解放”。

这个三十年是汪曾祺的多事之秋。他从文学领域转到京剧领域，又在运动中接受批判；从右派到“解放”，又到“控制使用”，参与样板戏的创作和修改；从不惑之年，走到天命之年，他终于透彻认识到自己的性情，在大时代的沉浮中始终能够随遇而安。

第三个阶段：1980年至1997年5月，这是汪曾祺人生的最后阶段。

1980年汪曾祺写作、发表了《受戒》、《岁寒三友》等小

说，一时洛阳纸贵。此后，汪曾祺佳作不断，直到 1997 年 5 月在北京去世，他发表了大量小说和散文，“现代抒情小说在他手上死里回生”，在当代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影响深远。

耳顺之年，汪曾祺在文坛上重新崛起，他的主要代表性作品在这个阶段写就。又以古稀之年，辛勤笔耕，随笔、小品层出不穷，谈人，谈吃，谈花草虫鱼，可谓随心所欲，“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”。他是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，然“实非平淡，绚烂之极也。”这是大器晚成所开的生命之花，红于二月之花。

二

汪曾祺一生的经历比较平淡，他说要不是被划为右派，他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这和他的性情有关。对汪曾祺来说，这个性情就是随遇而安。

本书共分三辑，第一辑就是随遇而安。这部分选了自传体文章，这是汪曾祺笔下人物世界的核心，是内层，是汪曾祺自身的历史，也是汪曾祺的性情形成史。

《随遇而安》写他被打成右派的经历，在平反以后，有人见他精神不错，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他回答说：“随遇而安。”他认为丁玲当右派时的“逆来顺受”太苦涩了，“随遇而安”更轻松一些。这是汪曾祺对自己性情的透彻认识。汪曾祺自己也说，他不是一个具有抗争性格的人，不是一个闯世界的人。“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，只能由着命运摆布。”那么怎么办呢？汪曾祺说：

“遇”，当然是不顺的境遇，“安”，也是不得已。不“安”，又怎么着呢？既已如此，何不想开些。如北京人所说：“哄自己玩儿。”当然，也不完全是哄自己。生活，

是很好玩的。

对于所遇，安也如此，不安也如此，那么索性就想开些，采取了一种好玩的态度，这样反倒是真安了。“性是天给的，客观条件是否合就是命。对于命，不可问到底，就是要能安。”（潘雨廷先生语）

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以后，下放到沙子岭，他的工作是“画画”。他天性喜欢画画，所遇恰好能合一点点，所以，汪曾祺认为自己这个右派是很幸运的。他在马铃薯研究站画《图谱》，白天画画，晚上就看自己带去的几本书，“真是神仙过的日子”。他有两句诗写这段时间的生活状况，诗云：坐对一丛花，眸子炯如虎。

《旧病杂忆》写他的“牙疼”，牙疼是老毛病，汪曾祺最后决心装假牙，从拔牙到装上假牙，一共才用了两个星期，而且一次成功，这是很少见的。秘诀是什么呢？他总结经验说：“凡事都是这样，要能适应、习惯、凑合。”这个多年来适应了的、习惯了的东西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节律，就是他的性情。凑合，就是用客观条件去凑合天性，是一种主观调节，能凑合就是能安。

这就是汪曾祺的随遇而安，就是他的性情，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性情是怎么形成的？在各个时期又是怎样反复体现的？他又做了哪些主观努力？本辑里选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回答这些问题，读者自识。

我们不能因为汪曾祺“随遇而安”就认为他没有个性，相反，汪曾祺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、没有爱憎的“骑墙”的人，他对于“难得糊涂”和“忍”字哲学，是非常讨厌的，认为那是一

种非常庸俗的哲学。汪曾祺的性情，是放得进《世说新语》的。他是一个“有感情”的人，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比较平淡一些、温和一些。

三

第二辑：平生风仪。这部分选了汪曾祺回忆其师友的文章，所谓“风仪平生师友间”，这是汪曾祺自己看到的人物世界，也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外部世界。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师辈，主要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，还有一位是他小时候的受业老师韦鹤琴先生；另一类是友辈，主要是他的同学、同事和业界朋友。这些师友一部分是文学界的，一部分是京剧界的，都是各自领域“名人堂”中的人物。

汪曾祺晚年回忆师友，感情真挚，寥寥数笔即传其神。比如他写金岳霖先生和他养的一只大公鸡同桌吃饭，坐着三轮车去接触社会；吴雨僧先生讲《红楼梦》，看见有女生站着，就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；闻一多先生蓄了一把山羊胡子，又称“何妨一下楼主人”。老舍先生会划拳，一般人不是对手，碰上赵树理就不行，赵树理是左右开弓，左手、右手都能划，老舍先生往往败北。等等。

汪曾祺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，他用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来评价他的老师，直到去世前一月，他还梦见沈从文。他写道：

我到编辑部小坐。屋里无人。桌上有一份校样，是沈从文的一篇小说的续篇。拿起来看了一遍，写得还是很好。有几处我觉得还可再稍稍增饰发挥，就拿起笔来添改了一下。拿了校样，想找沈先生看一看，是否妥

当……一出门，见沈先生迎面走来。

沈先生还是那样，瘦瘦的，穿一件灰色的长衫，走路很快，匆匆忙忙的，挟着一摞书，神情温和而执著……

沈先生看了，说：“改得好！我多时不写小说，笔有点僵了，不那么灵活了。笔这个东西，放不得。……文字，还是得贴紧生活。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，不成。”

这是在梦里，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沈从文形象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沈从文就是这种穿着、形体、语言和神态。这也就是沈从文的神。不过，汪曾祺并没有写他自己在梦里的穿着，是西装？中山装？夹克？抑或也是一件长衫？

有意思的是，汪曾祺作为学生，将老师的文章“添改了一下”，而沈从文认为汪曾祺“添改”得好。这是汪曾祺在去世前一个月做的一个梦，他醒来后记得清清楚楚。

四

第三辑：世相中人。这部分的内容有点杂，一方面，本辑既选了散文中的“真实”人物，也选了“小说”人物，文体有点杂；另一方面，本辑中的人物成分比较杂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正所谓龙蛇混杂，凡圣同居。他笔下的那些平头百姓，市井小民，虽然为了生活劳碌奔波一生，但他们都各有各的道，各有各的精神。

《鉴赏家》中的叶三是一个典型。叶三是一个卖果子的，可是他卖果子卖得不平常，他为了采办好的果子，喜欢四处跑，“四乡八镇，哪个园子里，什么人家，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，他都知道，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，熟得像是亲家一样了”。“叶三很少得病，就是因为路走得多了。”叶三卖果子，

专给大宅门送，“不少深居简出的人，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，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。”

这就是有恒，就是道。汪曾祺笔下的手艺人几乎都是这样的“有道”之人。因为“所好者道，进乎技矣”，这些平凡的人往往都有一门不平凡的技艺，长年累月浸淫于斯，技艺因此炉火纯青，又近乎道矣。

然而，叶三还不仅仅是个卖果子的，他还是全县第一个鉴赏家。他送果子给全县第一个画家季陶民，“他给季陶民磨墨、漂朱膘、研石青石绿、抻纸。季陶民画的时候，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，专心致志，连大气都不出”。就这样，叶三也懂得了画，成为了一个鉴赏家。这是叶三的偏得之道，也是汪曾祺的偏得之道，因为汪曾祺学画画就是这样学来的，他笔下关于人情风俗世相百态的知识，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。

因为叶三懂得画，所以成为季陶民的知音；因为懂得，所以他对他对季陶民送给他的画视若生命，坚决不卖，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了。然而叶三是个卖果子的。

汪曾祺写这些小人物的时候，往往带有一种苍凉的意味。比如说戴车匠，“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。”《晚饭花》写王玉英，“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”。地保李三，也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旧时代的背影。《榆树》中的侉奶奶，生不知从何而来，无名无姓，吃尽一生的苦，死的时候无声无息。这个侉奶奶是无数个中国奶奶的缩影，她们质朴无名，坚韧勤劳，历尽苦难，孕育了一代代后来人，正所谓：无名乃天地之始。

汪曾祺很欣赏这样的境界：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他理解这两句诗的精要处在一“静”字，因静而生乐，这也是“皆自得”之义。他又喜欢这样的诗句：“顿觉眼前

生意满，须知世上苦人多。”所以，本辑在选文的时候，着眼于“苦人”，也就是意味比较悲凉一点的文章，同时也着眼于“生意满”，强调一种生机，一种自得之乐。因此，在汪曾祺诸多好小说中，只选了《岁寒三友》和《七里茶坊》两个中篇。

五

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：“顾长康画裴叔则，颊上益三毛。人问其故？顾曰：‘裴楷俊朗有识具，正此是其识具。看画者寻之，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，殊胜未安时。’要不是‘三毛’被别人反复‘抢注’，《三毛集》会是一个更有趣味的名字。“颊上益三毛”是写意的手法，顾长康用这种手法画裴叔则，如有神助。汪曾祺写人也颇得“颊上”之妙，寥寥数笔就能写出一个人的神采来。

一般选写人的书，几乎都是散文、回忆录之类，是“真实”的人物，本书不仅选了“真实”人物，同时也选了“小说”人物，这也算是一种“颊上益三毛”吧？希望读者能够“得意而忘言”，深入体味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世界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真实的自我和他人，而且还包括“益了三毛”的小说人物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黄德海君。编这本集子，从书名到选目，黄德海君都给予了许多中肯而有益的建议。由于我手头资料不足，他还特意将《汪曾祺全集》快递给我，使得我能够顺利完成工作。这本集子，也是我们相互切磋、共同提高的见证。

汪广松

2007年11月18日

目 录

前言 / 1

随遇而安

随遇而安 / 3

旧病杂忆 / 12

“无事此静坐” / 19

自得其乐 / 22

自报家门 / 29

我的家 / 40

我的祖父祖母 / 50

我的父亲 / 57

我的母亲 / 64

大莲姐姐 / 68

多年父子成兄弟 / 71

我的小学 / 75

我的初中 / 85

觅我游踪五十年 / 92

我的“解放” / 98

七十书怀 / 107

记梦 / 113

平生风仪

.....

西南联大中文系 / 117

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/ 122

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 / 130

沈从文转业之谜 / 140

梦见沈从文先生 / 146

金岳霖先生 / 148

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/ 153

唐立厂先生 / 156

闻一多先生上课 / 159

一个暑假 / 162

老舍先生 / 165

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/ 170

张大千和毕加索 / 174

潘天寿的倔脾气 / 177

哲人其萎——悼端木蕻良同志 / 179

遥寄爱荷华——怀念聂华苓和保罗·安格尔 / 182

蔡德惠 / 190

关于于会泳 / 193

- 地质系同学 / 196
晚翠园曲会 / 200
谭富英佚事 / 209
艺术和人品 / 211
马·谭·张·裘·赵——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 / 215
难得最是得从容——《裘盛戎影集》前言 / 228
名优逸事 / 232

世相中人

.....

- 泡茶馆 / 239
跑警报 / 247
未尽才——故人偶记 / 255
鸡毛 / 258
和尚 / 267
八指头陀 / 272
道士二题 / 273
一辈古人 / 278
闹市闲民 / 285
老董 / 288
二愣子 / 292
看画 / 295
李三 / 299
榆树 / 306
晚饭花 / 312

- 戴车匠 / 315
收字纸的老人 / 320
鉴赏家 / 323
岁寒三友 / 331
七里茶坊 / 349

隨遇而安

